

心香一瓣
inxiangyiban

月下赵王河

□殷修亮

傍晚的赵王河,夕阳迟迟不愿离去,仿佛想要借助昼夜交替的时光,把这条河演绎到美轮美奂,俘获更多游人摇曳的心。

行走在岸边的树荫下,几颗星星透过树梢间的缝隙,洒下那一往情深的目光,让人心中不免生发出些许安静和闲适,脚步也放慢许多。

夜风轻抚,像母亲的手,更像情人的手,温柔而细腻,轻轻漫过脸颊,摇曳着女人的裙裾和男士的衣衫,有时还会调皮地钻进

裤管和衣袖里,让你有种说不出的舒服和惬意。

不觉间,路灯也苏醒过来,开始美目流盼。所有的路灯亮起来,仿佛把夜幕一下子打开,把另一世界送到你的面前。

出来散步的人们三三两两,月光下人影幢幢,或聚集私语,或悄然走过。树叶落下一地斑驳,像熙熙攘攘的人流。

站在赵王河岸边的护栏旁,目光投向朦胧胧胧的水面,水面上铺满夜的宁静,一丛丛茂盛的水草,享受着夜风的抚慰,在石缝间轻轻摇曳,旁若无人地晃动着妩媚的身影。明月像依人的小鸟,在水面上叠印出柔和的光辉。

水面像一匹宽大而华丽的丝绸,起伏着,荡漾着。那一片片暗影莫不是相拥相依的田田荷叶,仔细望去,盛开的荷花正曼妙地摇荡,浓郁的花香被夜风挟裹着向四处传荡。光与影中,泛着一丝丝涟漪,漫到了心底,乘着月光翩然翔飞,让你忍不住遐想着像仙人一样凌波而去。

不远处谁吹响的一曲缓慢而忧伤的竹笛声,轻浅地流过枝头,流过水面,流过浓浓的瑰丽的夜色,仿佛携带着时间的神谕,让倒影的明月照见绵绵的离愁。此情此景,该会勾起多少夜游人无穷尽的思绪。

初来小城时,常常在清晨的曦光里,落日的飞

霞中,想起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景一事。特别是有月光朗照的夜晚,思乡之情浓郁得像一杯烈酒,有时伤感得要流下泪来。而今,一次次徜徉在清波绿影、风光旖旎的赵王河畔,流连在赵王河华光璀璨、灯韵万千之中时,我似乎深深地被她的妩媚动人俘获,对家乡来说,我仿佛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每当傍晚时分,漫步在赵王河岸,我都想把自己铺成铁轨,任赵王河从胸口呼啸而过。

鲁西

□张仰宏
到鲁西不须问路
沿着花香
就能抵达去处
一朵牡丹
撑开天空
机场 高速
于花蕊中共舞
工笔画 腰身笔直
乡韵在指尖上流淌
沿着人流 方言
大街小巷长出旺铺
鲁西的乡下
坐在绿里
鸟鸣 花香 果实
一个个修辞迭起
阡陌如织 挡不住
青石阶的好客
一声犬吠
惊醒老井睡意
高铁赶着云闯入黄昏
一盏盏霓虹
走出来寻觅
最豪爽是那条黄河
欢呼着 跳跃着
任桥梁在头顶飞起
面对太阳
并排 与一株草坐下
寂静 和谐
悄悄将我擦出躯体
没有什么理由拒绝
我把根深深扎在
这黄土地

秋声赋

□唐江波

我们皆是生命的过客
一边心怀憧憬,一边满心惆怅
秋日的天地,有些寂寥
可寂寥多妙啊,在这个时节
渐凉的风还能诗意纷飞
而我们正可以用落叶写诗

秋天,我只眷恋有你在的金黄
相较繁华喧嚣的时光
我只愿沉浸于秋声
在竹林深处,写下一首首离歌
或者,在秋的怀抱里,留个角落
安放不停奔跑的思想

在自然的眼里,你我皆自然
仿佛叶落,终有片片残躯陪伴彼此

多看你一眼

□王武海

秋日,忍不住多看你一眼
有关那收获与金色的印记
烤地瓜、落花生、大红枣,每一样
喂食你的童年,打着一路饱嗝
机械化干净利落,玉米梗进了储料厂
谈笑间,以作成于颗粒归仓
四五天的样子,田野就裸露给天空
萝卜、白菜、竹笋还要碧绿
整理秋的前半段,并揪住它的尾巴
在谢幕的茬口,让这抹绿作为过渡
不至于一下子失去整个秋天
左手抚摸叶子,右手夹一根香烟
现实中来了一种思想,在余晖左右辩论



真情驿站
hengqingyizhan

菏泽王浩屯郭鲁村是我的祖籍之地,幼年时光在那里度过,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发怀念故乡。

记得村庄的南边是大片的田地,到了秋天,往往可以用脱下的两只鞋在豆地里逮到“吱吱”作响的蚰子。村东边有一条小河,河上架着一座据说是“大跃进”时期建造的只能单向过一辆马车的木桥。木桥两侧没有设置安全栏杆,边走路边大喘气的爷爷领着我去河东地里割草,经过木桥时总是吆喝着让我走在木桥中间,唯恐我掉下桥。

当时父亲在百里之外的曹县工作,母亲领着我和哥哥姐姐在老家生活。村子里全是清一色的土墙房子,很小的木头窗户称“窗棂子”,是由一格一格的细木条横竖着组成。到了寒冷的冬季,用一张纸或旧画糊上去遮挡风寒。但那刺骨的寒风还是想着法儿从堂屋门和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屋里的水缸里常常要结上一层薄薄的冰,馍筐里的红薯面窝窝也是冻得硬邦邦的。每天天刚蒙蒙亮,挂在门上头的“话匣子”就开始唱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时

候母亲一定是喊我起床去上学,我一边答应着一边在被窝里赖一会儿再慢吞吞地起来。棉裤冰凉冰凉的,我龇牙咧嘴地蹬上棉裤,临出门在馍筐里拿上一个冻窝窝夹在腋窝里向学校跑去。上课的教室也是土坯房,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户和门,任由寒风呼呼地往教室里灌。如果赶到下雪,座位靠窗户门口的同学就会边学习边玩雪,现在想来倒是挺有意境。如果老师不在教室,同学们会不约而同地“咚咚咚”跺起脚来。那脚跺得麻木了,自然感觉暖和了许多。

村东头的小河可能是河道不宽的缘故,被村人称作“跳河”。每年的夏季,我会赤条条地下到河里摸鱼。在岸边抓摸到的大都是小鱼,回到家里把小鱼放在一

张纸上,撒上一捏盐巴,包起来后再沾点水,埋放在母亲刚做好饭的灶膛灰里烧烤。过一会儿拿出来吃,纸往往是烧焦的,黏黏的几条鱼沾着柴火灰。我自然顾不得这些,带着细细的刺儿还有内脏竟一股脑儿吞咽下去。现在想来这就是当下酒店、大排档里的美味“烧烤”。那时每年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吃上肉,摸鱼捉虾也是本能地给幼小的身体增加营养。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鸡鸭鱼肉轮番上阵。中秋假期,我开车带着妻子回了趟魂牵梦绕的老家。几年不见,老家大变样,但见村里铺着水泥路面的街道整洁宽阔,两旁放置着绿色的垃圾桶,路灯排列整齐,两层或三层的楼房一家挨着一家,街道两旁停满小轿车。

我们先是拿着礼品看望本家的长辈,末了约了进才、刘同攀谈起来。进才和刘同既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也是小学同学,他们都是古铜色的脸庞,说起话来大大咧咧。和他们拉呱得知,村子里的年轻人大都进城务工或外出做生意挣钱去了,年纪大的老人在家看护幼孙。地里的庄稼大都有土地承包人管理,从耕种到收割全部是机器,施肥打药还用上了无人机……说话的同时,他们的脸上无不洋溢着满足和幸福的表情。

故乡的黄土地,承载着我成长的脚步;故乡的河流,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灵。为养育我的故乡,为多灾多难而又砥砺奋进的祖国母亲,为她们每一点的进步华章,喝彩加油!